



總

會

有

**劉源光 59歲**

月前出版《睜着眼睛站起來》一書。他雙腳肌肉萎縮，行動不便，左眼全盲，右眼餘下兩成視力，靠意志考獲會計師專業試，成立會計師樓。

在家休養了三年，母親試盡不同方法，中醫、西醫、針灸，甚至聽神婆的話，飲符水及用生鏽的釘洗腳，雙腳也沒有好轉，肌肉更開始萎縮。

躺在床上沒娛樂分心，也好，我可專心自修會計，在L.C.C.會計試取得合格。

其後，我可用雨傘當作手杖慢慢走動，於是到了一電子錶廠做會計。

這三年沒白過，我終於能躋身白領階層。

用了一年時間，半工讀考獲管理會計、成本會計及高級會計三個高級文憑。

努力工作得到老闆賞識，升職加薪，在牛頭角置業，又買了車，叔父更給我介紹了現任妻子。終於熬出頭。

婚後不久，眼睛發現患有白內障及青光眼，手術沒成功，左眼盲了。

至少仍有右眼可用。

幾年後，右眼的青光眼疾日趨嚴重，每次進行刺孔手術後，也會短暫失明，被迫放棄公開大學的MBA課程。

不打緊，仍餘下兩成視力，可用數千度的老花鏡及放大鏡工作。

SARS後，工作被轉為合約制，人工減半。

慶幸當採購的弟弟給我介紹客人，於是半天上班，半天做自己生意。

金融海嘯，已流失了兩個客人。

沒關係，現在起碼仍能靠自己維持家人生活。

親戚朋友都勸我不要勉強，拿綜援算了。

大女中四、細女中一，正值反叛時期，學業成績不好，我不能讓她們有一個遇到逆境便靠綜援維生，貪圖安逸的父親。

柳暗花明，不幸不會總降臨在我身上。

# 睜光

**天** 黑前，我一定要回家。

右眼的兩成視力不夠用，白天也跌跌撞撞的，天一黑，回不了家。

雙腳也不好，昨天才在油麻地地鐵站撞甩了假牙，旁人駐足盯着我看，卻很少人扶起我。

人都在挫折中成長。

五歲開始，全身已長滿毒瘡，媽媽每天用草藥替我洗傷口，更要揸着我到西營盤看病，有醫生說是痰火核，有的說是其他病變感染，總之就搞不好。

老師還因我成績不好，用木間尺打至屁股上的瘡破了，血水和濃水直流，我邊哭邊掩着屁股走回坐位。

到了中二，毒瘡沒再復發，只餘下一身像做過手術的疤痕。

父親是建築工人，母親沒工作，六兄弟姊妹排第三，因負擔不起每月60元的學費，讀至中四便被迫輟學，到了電子廠工作。

身體一直不好，所以打籃球鍛鍊體魄。22歲時，因一次意外，尾龍骨着地，雙腳幾年來一直隱隱作痛，最後更動彈不得，整天躺在床上，有時甚至不動也會痛得全身抽搐、冷汗直冒，被迫辭職。



女兒正值反叛時期，他花了兩年時間完成《睜着眼睛站起來》一書，盼女兒珍惜眼前，在逆境自強。